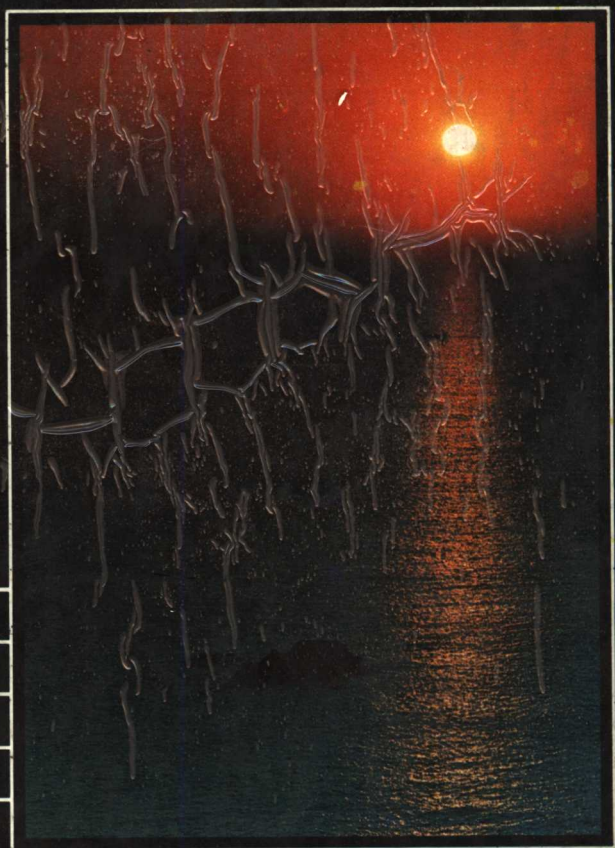


啊，本在山区



花城出版社
杨羽仪

啊，桂林山島

楊羽儀

花城出版社

啊，桂山岛

杨羽仪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5.125印张 7插图 105,000字

1988年12月第1版 198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115册

ISBN 7-5360-0257-2/1·241

精装本定价：4.80元

啊，桂山岛

——代序

我伫立在船上，看一群海鸟飞翔。

它们是大海的领航员吧。瞧，它们永不停息地飞翔，昨天，今天，明天……它们飞向哪里？

我的视线凝聚在波涛中一个绿色的焦点——在香港和澳门之间的海域，有一个十分出名的岛屿。

它，就是桂山岛！

近了，近了。一条长长的海堤伸向大海，船只云集。聚集时，海湾蓦然浮动着一座不夜城；船开走了，海湾留下了一片美的记忆。

海岛上，依山傍海的桂山酒店，海关楼，电子工业公司大楼……傲然屹立，俯瞰着万倾海波，颇有现代的风采。它增添了海岛的雄伟和壮丽。那些世世代代以捕鱼为生的渔民，把茅寮和破艇送进了历史博物馆后，建起了一幢幢别墅式的小洋楼，一座连一座，重重叠叠，从海湾向山腰伸延。

远看桂山岛，真像拉萨市上的布达拉宫。不，这里是大海，或许更像宋朝文学家苏东坡描绘的“海市”吧：“东方云海空复空，群仙出没空明中。荡摇浮世生万象，岂有贝阙藏珠宫……”

然而，当我踏上桂山岛，我又觉它不是“海市”，而是实实在在的一座宝岛。它也许是被太平洋母亲披上新装的孩子，如今，越发出落得花枝招展了。

我的目光一触到桂山岛，不知为什么，就像触到了一个伟岸的形象。

桂山岛，你是个不屈的岛屿。数百年前，大陆上志士仁人为反抗官府的压迫，揭竿起义。他们失败了，沦落到这个海岛。于是，岛上有了人，有了生命的延续，有了不屈的人民同命运抗争的历史！

桂山岛，你是个英雄的岛屿。岛的西部，有一个美丽而庄严的海湾，海湾上有一块巨大的岩石，石上镌刻着“桂山舰英雄登陆处”。它记下了一首壮烈的诗篇：1950年，逃离大陆的国民党匪军，依仗岛屿险峻的地形负隅顽抗。人民解放军几艘木船改装的小炮艇同美式装备的国民党海军舰队在群岛之间的海域激战了几天几夜，重挫了敌人的舰队。我“桂山号”不幸被炮火击沉。“桂山号”的指战员临危不惧，英勇赴海，强行登陆，与岛上的顽敌展开肉搏战，最后壮烈牺牲。后来，岛上的人民为纪念英雄战士的功绩，把这个岛改名为桂山岛。

历史已经过去了。人民却永远记着自己的解放者。

海湾上一丛丛的岩石，从海湾中突出，像猛然朝着海岛

昂首登陆的样子。岛上的人们常常把它们误认为是当年登陆的英雄战士哩！

在人民心中，“桂山号”是永不沉没的。它从黑暗的海潮中驶出，走向一个光明的世界。

如今，桂山岛是怎样的一个宝岛？

它，是个军事要塞。将军们站在岛上这么说。

它，是诗的岛屿。诗人站在岛上这么说。

它，是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缩影。社会学家站在岛上这么说。

它，是开放改革中，太平洋上一艘小小的导航船。我三次访问了桂山岛后，思绪凝聚在这个瞬间而成的历史焦点上。

桂山岛上的居民，世代以捕鱼为生。渔船与大网，大潮与细浪，日出与日落，礁石与海岛，渔人与妻女，狂暴的风与猝然而来的雨……以至悲剧与喜剧，大海上响着生命的多重协奏曲。人们不停地撒着网，捞过痛苦，也捞过欢乐；捞过贫困，也捞过富裕。大海，哺育过一代海上捕捞的英雄儿女。他们曾经创造过海上捕捞史上的光辉纪录。

在令人遗恨的十年动荡中，人们被迫在船上开批判会，错过了多少次鱼群的捕捞机会；人们被迫舍弃生他养他的海岛，以求生命的延续。

大海的夜，苍苍茫茫，那些不甘当某种时髦理论的奴隶和炮灰的渔民，那些惯于同恶浪周旋的硬汉，那些在大海和人生中长于奔突的渔家后代，他们曾在大海中苦苦地奋斗着，冲突着……

可是，封闭型的海岛，出现了“八面不透风”的“奇迹”，

它带给海岛的依然是极缓慢的社会进步。

它毕竟是个军事要塞，是个壁垒森严的海岛啊！

党的三中全会召开了。封闭型的海岛也八面来风。人们在驻岛部队的支持下，跃跃欲试寻找海岛开放改革之路。

人们凭着可以出入港澳的船民证，去看看那些经济发达的地区，寻觅着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人们来去香港后，视野开阔了，大胆运用党中央给予的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去外引内联，使海岛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局面。

他们把引进外资和内联相结合，建立了桂山电子工业公司，办起了电子厂、丝花厂、衣料厂。

他们办起了出口商品基地，开拓了一个瘦肉型猪场。

后来，他们又壮着胆子，和香港泰安石矿公司合作开发中心洲石矿，外商投资三千五百万港元，建了一个自动化程度很高的石矿场，年产石矿五十万立方米。几十台高耸入云的机器轰鸣着，展示了现代人的力度。当你走进总控制室时，通过闭路电视荧光屏，大可以“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石场的每个角落都可以出现在荧屏上。指挥者大可以坐在总控室，遥控着工地上每一台机器，让它们自动运转……

中心洲石场投产后，显示了开放政策的力量，带动了一批港商大胆来海岛投资。于是，牛头岛石场、小蚬洲石场相继开发了，三个石场总投资八千多万港元。

一些沉睡了多少万年的荒岛，从此有了活力，有了青春，有了奉献。单是中心洲一个石场，每年就给祖国奉献三百多万元。荒芜的石岛终于显示了自己的价值。

我乘坐摩托快艇飞驰在海面，很快就到了牛头岛的深湾。

嗨，深湾浮动着一座座海上的小城堡哩！那是一片海水养殖的网箱群落。每一排网箱用浮箱和木架连接成海上的“浮丘”，“浮丘”上还有一座彩色的三角屋子，一只大黄狗像刑警队长护卫着这个小王国。“浮丘”下面藏着许多网箱，养着珍贵的红斑鱼、盲鳗、红鲛……

人们不禁诧异，昔日海上捕捞的英雄们，为什么都“解甲归田”了？

其实，这是渔民在渔业史上的一次重大突破，是从盲目走向科学的突破。近年来，大海出现渔业资源危机，世界出现能源危机，而港澳市场上的信息表明，珍贵的海鱼价格在上升。于是，从海上盲目捕捞转入有目的地以海水养殖名贵海鱼，是八十年代的新趋势。

桂海村党支部书记冼十五是个海上捕捞的老英雄，可他并不因循守旧，率先进行海水养殖的试验，经过两年探索，经历了台风袭击和海水污染的灾害，第三年就获得三十万港元的收入。他为桂山岛闯开了一条海水养殖之路。

年轻的渔民蔡自强也是个打鱼世家，他曾经和朋友承包了一对铁壳船，创造了年产值三十八万元的纪录。一九八五年，他也投入海水网箱养殖的行列，他比冼十五更易接受先进技术，他有切鱼机，电动喷水枪，还有自动测氧机，为了掌握香港渔业信息，他花了一万五千港元安装了直拨香港的程控电话。总之，他看见了先进的设备，都想试一试。今年，他还试验陆上的海水养殖，经过初步试验，他发现这比海水网箱养殖的生长速度快得多，而且能避免台风和寒潮的袭击。在这个年轻人身上，我看到八十年代的青年不断探索，不断

追求的新风采。

现在，桂山岛已经成立了海水养殖公司，全岛网箱养殖专业户已达四十一户，网箱1320个，每个网箱每年创外汇一万港元左右。

桂山岛是个小小的海岛，居民只有一千人。工渔业总产值却达到一千多万元，为国家创外汇一千四百多万港元。人口平均收入达二千三百元。

桂山岛是美丽的、富饶的。那美丽而多变的海湾更是迷人。每个海湾都留给勇敢者神奇的梦。

海滩。岩石。夕照。没有人影。

风掀起一片海啸。人生大概有这种哲学，尽管陆上时有风暴，人们还是羡慕陆上的生活。它不知诱惑多少船只迷恋岸边。只是，桂山岛永远是一艘航船，而承担着人们忧戚欣喜的，不是船边系着的锚，而是那鼓满长风的帆……

我走在海滩上沉思……

目 录

啊，桂山岛（代序）	1
抚摸着登陆的岩石	1
春潮带雨	13
大海与老人	31
炫目的蔡氏家族	36
海 韵	56
大海的公仆	62
“海上度假村”	68
桂岛月	74
富家之子	81
来去香港的人	88
渔家女的罗曼史	99
海岛军旅拾贝	109
阿 Sue 的夜生活	122
望香港	131
又是一个冬夜	138
流动渔民素描	142
海岛喜雨	150
后 记	153

抚摸着登陆的岩石

他，年老体衰了，还千里迢迢来“寻根”。

这是一种捉摸不住、叙述不清却又排遣不开的感情。

他好像在宏观大海，又好像微察海岸。微得连一撮土、一片相思叶、一滴山泉水也不漏掉。但是，果真是那么细微么？似乎又不是。他的神情那么庄严，那么神圣，那么沉重，沉重得无法搬动，无法取代。像山，像海，像天，像地，可它又不像山海天地，因为它注进了我们民族、我们祖先、我们战士的血液，注进了一代战士的情怀，注进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它和战士的经历融合在一起，浓得“化”不开了，那种别人无法理解，却令他内心激荡不已的深层记忆……

老战士对桂山岛的一石一木都看遍了。不，他不只看，还逐一用手摸过，用心“印”过哩。

他是在梦里么？说不出，也许是在梦里。可他分明走到了一个海湾，那里有挺拔的青山，有密簇的相思树，有嵯峨的岩石，有深沉的蓝色波涛……

前边，没有路了。他还是往前走，颇有点披荆斩棘的气概，一直走下海湾，走到浪涛拍击的岩石丛中。

凝视，久久凝视。

蓦然，那些岩石似在浪涛的匍匐声中动了。

是风把它们吹动了？是浪涛把它们打动了？还是它们的性灵在动？一块块岩石都像向岸上冲锋。

老战士忽然感叹，掷地有声：“这些岩石，多像当年桂山舰登陆的战士！”

一语惊动众人。是啊，那一块块岩石，没有人工的精雕细刻，大自然的风刀雨凿，却传神地塑造出战士登陆的形象。

岩石——登陆的战士；

战士——登陆的岩石。

在这海湾，老战士隐约地听见大海奇妙的音乐。乐声中，隐隐约约出现大海的奇景。那如安徒生童话里天鹅的舞姿；那如罗马大将安东尼和埃及女王克莉奥特佩拉在海上交战的爱与恨交织的话剧；那如舒伯特的琴键在海天之间跳荡……不！他心中有独特的情怀，这种情绪随着波涛的汹涌起伏而伸延，一直伸延到大海烟涛迷濛之处。他觉得自己的呼吸同大海合上拍了。海上涌来的潜流，撞击着岩岸，就像撞击着他的胸脯。他的胸脯，就是那个永生不息的海湾。

他和战友的血，曾经洒在这个海湾里；他和战友的肌体，曾经埋在这个海湾里。

他用颤抖的手抚摸着那一块块像要登陆的岩石，那一块块有性灵、有血肉的岩石……

这是个什么海湾？爱与恨，生与死都包藏在其间。他缅

怀的，是那些生死与共，一起赴汤蹈火的英雄们。

英雄们在哪里？

眼前，只有波光，只有烟涛，只有从湛蓝的天外徐徐荡来的风……

他随着部队从东北战场转移南下，直抵南海边陲。那时，人民解放军华南海军才只有几只炮艇，几只登陆艇，匆匆组成海防大队，卫戍海疆和解放南海的岛屿。桂山号登陆舰是由伪民生公司接收过来的一艘商船改装的。

一九五〇年初夏，暴雨滂沱。桂山舰接到上级命令，率领先锋号、奋斗号从黄埔出发，过伶仃洋，直抵唐家湾金星门。

解放万山群岛的战斗帷幕拉开了。海防大队为第一梯队，桂山号、先锋号和奋斗号负责掩护登陆。凌晨二时，三艘舰艇关闭一切灯源，在夜海中疾驰，黎明时分抵达桂山岛（当时叫垃圾尾岛）的垃圾尾湾。敌舰还龟缩在湾子里，桂山舰直闯入敌舰群，被一艘敌舰发现，用灯光发紧急信号。海防大队长郭庆隆立即命令：

“向灯光开炮！”

一阵炮击，敌舰灯光熄灭了。炮弹在敌舰群中倾注，燃起冲天大火。火光中清晰地看见敌人血肉横飞的场面，远远地还听见敌人绝望的尖叫，有的敌人还来不及穿裤子就狼狈地往海里逃窜。桂山号全速前进，插入敌舰群中间，在敌舰群中左右冲突，把敌舰打得糊里糊涂的。二十多艘敌舰在黑濛濛的海面上，乱碰乱撞，自相残杀起来。

慌乱的敌人毫无目标地乱打。敌舰向敌舰开火；岛上的

敌人向海上的敌舰开炮；舰上的敌人向岛上的敌人还击……有一艘敌舰还没有起锚，就给自己人击沉了；有一艘敌舰拖着锚从稠密的火网里钻出来，冒着浓烟向南逃窜……

海雾夹着刺鼻的硝烟和惊天动地的炮声，笼罩着垃圾尾湾。

不久，雾渐散。日轮升起。

敌舰从恶梦中醒来，看清了目标。炮火逐渐集中到桂山号身上。

电讯间中弹。报务员被击倒。报话机被打坏。同我军的联系被切断了。

炮弹在甲板上落下。几个战士倒在血泊中。

舰长在指挥台上牺牲了。

机关炮手被击中脑壳，血染炮座。但是，机关炮并没有哑，负重伤的炮手顽强地向敌舰“还礼”。

正在这时，左舷前方，一艘着火的敌舰，拖着浓烟，向桂山号逼近。桂山号一阵骚动，然后开足马力，朝敌舰迎面撞去，针锋相对。敌舰畏怯了，狼狈逃窜。

敌舰和岛上守敌的炮火越来越密集了。桂山舰四周激起如林的水柱。

舰上，燃起的大火在蔓延……

他回忆这场海战的壮烈情景，好像大海经过十亿年的积累，十亿年的酝酿，十亿年吸吮着天地的力量，一下子迸发出来，形成横亘天下的海战。那是一种最伟大的力量，一种比海上风暴更伟大的力量，一种无与伦比的凝聚力和排除力的迸发……

他看到了海的双重结构：正剧与丑剧，英雄与匪徒，正义与恶行，清新与混沌，生存与死亡……都在海上作为人类拼搏的舞台，冲突着，交织着。

他的军帽被炸飞了，额上淌着鲜血，弹片穿过他的腿肚子，鲜血注满了甲板。他一阵目眩，倒在甲板上。但很快他又咬着牙，匍匐着，继续指挥战斗。

然而，桂山舰终因在众敌舰炮火轰击下，受损严重，渐渐失去了战斗的机能。它的机舱变成了蒸锅，滚烫的甲板无法立足，驾驶台和舱房成了烟和火的仓库。战士们没有屈服，抬着炮弹冲上前，又被炮火迫下来。牺牲了的战士的血肉之躯筑成了一道防线。

为了给死难烈士报仇，活着的战士忍痛以血肉的“城墙”作掩护，发出冲击……

当发现桂山舰失去了战斗机能，有一艘敌舰便向桂山舰靠近，企图迫降。

他愤怒极了，从甲板上挣扎起来，怒目瞪圆，大吼一声，架起一门机关炮，疯狂地向敌舰猛击。一大批敌人被击倒了，有的倒栽葱似地掉进了大海。敌舰吓得抱头逃窜了。

烈火，继续在桂山舰甲板上蔓延，战士的鲜血注满了每个炮位。

他爬到灼热得令人窒息的机舱，鼓励轮机战士顽强战斗，然后又爬上舰桥，爬上指挥台……

桂山舰完全失去战斗机能了。他和郭队长当机立断：弃船登陆，夺取阵地，固守待援。

桂山舰拖着几丈高的浓烟，压抑着活着的战士的怒火，

颤颤巍巍地冲上吊藤湾的岩岸……

郭队长指挥登陆了。

他配合队长从舰尾组织战士跳海抢岸。他和两个机枪手，在十多支步枪的配合下，把山上的守敌打得龟缩起来。

他身边的一位战士从牺牲了的战士手中拿来一支枪，击毙了三个敌人后，自己也不幸中弹身亡。

一位副轮机长淌过被血染红的波涛，晃到岸边，正待冲锋，子弹穿过他的肚肠，他猝然扑倒了。但沉默了一会，他悄悄举起枪，一连搁倒了两个敌人，自己才闭上了眼睛。

舰尾的战士带着救生圈，冒着密集的炮火往大海里跳，强行泅渡。炮弹击起的水柱在战士身边陡然升起。一半战士牺牲在海里……

他没有救生圈，也忘记了自己是只旱鸭子，身负重伤，只记得他的使命是领着战士强行登陆。他猛然把身上的血衣扯掉，光着膀子，双手抓住舷栏，左脚一蹬，纵身跳进海里。立刻，有一股浪涛打来，他重重地呛了一口苦涩的海水。这时，他才猛然想起自己从没泅过水。他在水中挣扎，意外地抓住了一块漂浮的木板，一蹬一蹬地，渐渐逼近岩岸。他的鲜血染了一条长长的“S”路。他趁着一股浪潮拍岸，奋力扑上前，抓住一块岩石。但是，浪潮一退，又把他带回海里，后退了一丈多远。他使尽平生力气，再次强渡，终于登上了陆地……

军号吹响了。

山谷震荡着强行登陆成功的战士的喊杀声。

肉搏战摆开了阵势。

一个战士亮出了刺刀，猛力冲刺。敌人来不及回避，倒了。另一敌人吼叫着杀来，战士急忙一闪，避开了，杀了个回马枪，又把敌人刺倒了。第三个敌人从后面扑来，战士的刺刀还没来得及拔起，便倒在血泊中……

一个战士同敌人对刺，两把刺刀同时刺入对方的胸膛。敌我相峙着，久久没倒下……

有一个战士同敌人对刺，敌人的刺刀已经刺进战士的胸膛，而战士的刺刀短了一些，只抵着敌人胸脯，却没有刺进去。战士毫不思索，往前猛然一挺，把刺刀插入敌人的胸膛。敌人倒了，他还立着……

海，顿时凝固了。

在这海边的战场上，战士把带血的头颅放在生命史诗的天平上。于是，为真理而战，为人民解放而战的壮举，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得到了永恒的价值。

他又率领着战士向山上冲锋。一颗炮弹在岩岸石丛中爆炸，他浑身一震，猝然倒下……

在桂山舰上担任掩护的郭队长腿部也受伤了。他仰躺在船头，艰难地转过身来，端起机枪，向守敌扫射。又一颗炮弹在他身边爆炸。他也猝然倒下了。

桂山舰终于完成了掩护登陆的任务。它在海岸边燃烧起来……它在海上击溃了敌人第二舰队和万山巡防舰队。战士登陆后，又击溃了岛上号称“陆战团”的守敌。

这场战斗，被誉为是甲午海战以来最激烈的一次海战。

桂山岛解放了。桂山舰弹痕累累，全身像一个蜂窝，在海岸边燃烧……